

范文正公集

開化圖書館

Kaifu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
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
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醜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歆升
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
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
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
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叅東朝
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爲仁者以壽
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
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不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

一八文正集卷十
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
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
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
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
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
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計驚哀官守所縻不
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叅知政事戶
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距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

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子子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
卑飛於榜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
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
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貶
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
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
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
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
而竒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
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

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
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
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
播于羣靈惟純惟粹哲人廼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
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
寧莫我悲竟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贈太師
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
終尤難公覲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宮訐謀二紀雲龍

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
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
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
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
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
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
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
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
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篲謝崇高兮脫屣
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

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
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
大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
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
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袞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
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
揖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誥誥禮樂簪紳積
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衰
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
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關
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
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
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
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
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
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
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
西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

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
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于丹
墀天子愛而召試擢疊疊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
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借麾以出
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徃按
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啓於輔
帷迺修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爲遽侍從於天閣聳內
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
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吠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
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
於雲達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
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

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
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
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
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
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之史掌邦
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表充聲猷日盛賢哉云
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嗟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
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

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
坦明自登朝闈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
曹心膺益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爲榮
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
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吊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
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攬
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
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
謀若織邊陲如局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
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徃臨姑
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
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

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會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
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
公之靈嗚呼余歲二十兮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
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
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乎兮下無寃號政事以和
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
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
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勲望益高余貳國政
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
函郊謂公將享兮用千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

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
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
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
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
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
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
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
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
所徃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
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

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
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
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
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
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鯤魏
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
帝閣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謹
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
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靜
默舍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誥誥咸聞

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
賢惟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
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
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
靈秀格莪莪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
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
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廼牧京北關輔
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
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違時甚盛得主
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

采摺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日命
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
邦唱訓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
今也云亡絕絃于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
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
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略待
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
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䟽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
采出乎摺紳冠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
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

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
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當民在我
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造其倫聖獎休烈
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
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旣鍾其才
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
也云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
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爲
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
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

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
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
饗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全書集

水

五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
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
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
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
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
之曰柰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
史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

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
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
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威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
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
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

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
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
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
則幸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
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
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
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
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
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

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名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

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
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
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廼有異議乎對曰
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
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
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
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
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
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
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
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

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噐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

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
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
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龔龔思得奇才
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
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
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
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
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
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
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
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
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

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
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
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
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
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
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
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
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軋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
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缺漓
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

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清
河張公之最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
監爲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
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正卿厥生
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暨安史亂華衣冠
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爲汝
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
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
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
諄蚤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旣而慷慨與
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
居于易時太祖旣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

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
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
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歷崇班承制于
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荐拜西上
東上閣門使除軋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酷于
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
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
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
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涼鎮
戎二城西陞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
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
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

兵以墜庶羞蓋西諸侯之長馬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
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
老不獲命復蒞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
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
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
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
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
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
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
曰紹宗今爲侍禁曰紹先爲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
權嘗亞大摠管階至光祿爵爲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
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終辟

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
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
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
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况於人
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
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
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
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疆黠溪
洞數州署兄弟以爲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
旣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
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
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

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
之無猶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
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謀夫駭其族曰天家使
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
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爲
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
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
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幾復爲患詩云式固爾
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桑黜懷我好音
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鹺利方剥議
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
乎奏通秦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熬波之具貨入

于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
自是鹽筭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
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
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
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彼日之潮有
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
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恡乎力
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
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
巨石爲十闔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
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
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芟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

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探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

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括於人如此而博也
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
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
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
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
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
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
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賴之濱星萃于上炳爲哲人儀茲聖辰維
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疆禦猶仲山甫維侯
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樞維侯之
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旣勤

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
錫我侯歸牧于鄉錦裘煌煌鸞衛鏘鏘故老飲歌吾閭
之光我侯爲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
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
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
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覲皇家之興迺以儒行教子曰可
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
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
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旣練朝廷以前公在潁
川辨析寃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陞見拜大理評事知秦

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民嚚凌弱暴寡視宰
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
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
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真宗嗣位改
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
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
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
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
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
白馬爲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
者官更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
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于庭衆

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况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
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
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
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
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
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陞宿兵
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歛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
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
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孽以爲非便朝廷惑
其說徙守回中郡旣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
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
必借民操篙泐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

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爲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
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
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
之琨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
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丞召還臺公歎曰吾
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
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旣退即
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
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
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郎之
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
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

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王原主簿次曰拱辰成
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亡次適閣門
祇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
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
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
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
餒而逋者三千餘戶舊有太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
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
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潭而死者百餘人道
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
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
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茲邑之

田特爲膏腴春耕秋獲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徃徃重門
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
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
張侯共董其役始成人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
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母憂去職二公實成
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
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爲銘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觀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幹
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
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
春子子孫孫誥誥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啓福歟壽歟
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
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
弗悖無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筭善樹
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
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
字濟之幼而竒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
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
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權天人蓋吾曹敵也自
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權鹽院判
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
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

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
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旣堅十旬弗
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
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
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
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
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
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
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
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
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
殿上說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

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疆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貲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
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
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疆
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
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
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
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于
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
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
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
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

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
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
度支司封真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
舉不職免尋以度支真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
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真外郎直史館
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耻
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
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
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
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
采乾輿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
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

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
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
意願陛下裁損搢紳違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
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
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
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
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
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迺爲
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
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
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

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
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
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
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
公安令鎬爲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爲某官公
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
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
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
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
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
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
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軌未嘗阿於

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
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
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
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
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
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致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
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
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
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
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
嗟乎壽以仁至名繇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

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爲食籍山海之出以爲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潁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

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宗山陵
再塞夫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需然
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
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
徹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
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
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
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
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
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
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
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

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
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
位遷秘書丞知劔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爲
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劔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
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
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
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
守劔門與劔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
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
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
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爲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劔
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

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
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劔門
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
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
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
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
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
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爲陝
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譁於帝前曰邊路阻
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
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
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

虜爲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
時商不易業外不爲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
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
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爲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
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
徙陝西進司封真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
權酷獲遺利蓋億計乃奏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
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
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
兵之計擇使爲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
言民乏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
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

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
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
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旣行以長
安爲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朝
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暮月
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關湏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
轉運使恩數廩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其職
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
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爲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
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饑公悉發倉廩以振之仍輦濟京
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圯其城時以
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

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
出舊城丈餘民不爲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
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
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爲
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秦
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繒續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
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饑命公知天雄軍又東
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
爲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
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問
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
之吾將以功論旬浹問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

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獎勞之及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

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
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
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
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
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
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
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顯不仕不績同學究出
身並早世不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崇儀使
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不緒尚書水
部郎中不遠殿中丞不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
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
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

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貧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
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
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歛怨於下
而傷其手者公則䟽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
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
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巍巍先帝兮法
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
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睢千乘萬
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筭兮無
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
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貨

政兮人將無徒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
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
門闕不圯兮表于關中莪莪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
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八十五

八十五

三

章

開化圖書館
Cathwa Library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衮字公儀世爲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汝陽之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爲之首覆策于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旣御大器比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

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
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
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辨之移倅弋陽
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
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
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
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
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
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使之真宗即
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
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
三進秩至于職方真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

兵部方將圖任邁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爲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爲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頊早亡一女適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墓于懷之河南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轂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竒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乎可疑墓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墓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權酷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墓于此山之金鷄原斯人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

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
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
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
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
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
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
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
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
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
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閭
沒反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堂上
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
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
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
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
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爲吳越王相僅三
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吳越書命累贈
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興宗
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
補爲郎象宗忠懿之胥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祿
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

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
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
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
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權酷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
昔者吏嚙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爲亂宜清舉者往焉公
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
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
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
朞求分務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
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
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
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曄暕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今

爲歙縣簿曄曄並策名曄不赴調曄解官俱就養左右
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
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
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墓兄道宗有才
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爲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
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
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於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
公曩司漕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
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
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曠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
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
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園遊遙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

者不接晚年制斂服墓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甲申塋于錢塘履孝鄉峴陁嶺之先塋禮也某以公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平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樹者無幾公平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菜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

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遠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丕復居
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
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
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
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
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
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
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
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
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

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
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
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
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嚙然而莫敢言者獨公
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荅賜內帑錢五十
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
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
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
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
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
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

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太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爲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

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
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
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
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
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
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
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墓于泗州臨
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
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
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
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

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
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
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
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
丕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
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
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又如田公
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
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
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
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
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
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
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
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
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
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
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
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
諱彭王考諱凝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
間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

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
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爲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吳
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
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爲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
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
之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
事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兼
知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
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
運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
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
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

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
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
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
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
長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
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
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
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爲百日計猶或不支柰何索
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
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
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

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磔之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賜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爲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受其才面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

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爲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

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行以家君朱
紱爲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
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
州公以冢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
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塋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
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爲
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
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
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
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
陽丁公爲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
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

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
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
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
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不謂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
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貞外郎
前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
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
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
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叅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
潁川之誌某非特爲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邵會公爲
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
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殮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爲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笄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本

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墓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貢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墓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邨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

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酷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已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

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墓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墓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

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
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
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爲樂考諱
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
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
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
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爲監郡得公詩語嘆曰渠
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
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陞堂堂英偉進退
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
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
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

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
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爲學士兼侍
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爲
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
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
侍郎叅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
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祕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
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
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
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
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

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
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
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
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
遺則必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
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
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
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
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
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
而出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
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

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閑田柰何求生而來委之兇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爲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爲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許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

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亨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迺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悠山爲陂兮川爲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
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爲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爲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

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
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
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
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
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
風岸高峻搢紳仰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
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
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
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
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
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
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爲難治公至斷

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
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
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
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爲不祠
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
今號爲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
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
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
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暮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
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
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
悛者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

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
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
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
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
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
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
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竒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
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
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陞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
進羨餘幾千萬斬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爲已績公
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
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

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
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
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天子俞
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
允旣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
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
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
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
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褻遣之公得嶺陝
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
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
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

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弗驕弗
華以貧爲實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
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
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
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
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蘖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
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
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
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
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
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

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
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
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
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
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
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
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旣而
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
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
久之公爲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
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
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摠錄

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襄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崧將作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

墓之干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于野之令名兮
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

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封
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
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以傳聞并諸家
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
誥至周爲給事御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宇量太宗
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及即位擢拜正
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
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

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
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
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
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
進士第釋褐爲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
食毒草而後鬪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
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叅軍
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
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
除爲許州鄆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
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
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

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權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權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外與百姓共之天

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
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
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
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
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
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
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
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隸于辰州
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訶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朝廷
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
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
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

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

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
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慤次
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
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
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
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
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
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
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志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
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
後八郡又歲侵兩河聞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
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
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
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
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
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
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
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
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
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邵

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
乘聲嘯聚一日近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
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
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
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
敢內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
王事足矣烏敢爲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
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
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
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第
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爲陝西道寘撫副
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

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
命况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疾經畧
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軫視公以慶曆五年
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贈
賻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
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
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
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
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
畧即長子也次日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
省校書郎許州郟城主簿次日沃濩幼亡次日洵穎上
主簿次日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日洸太廟齋

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
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
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
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
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
壽而終天子贈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忠
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
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爲
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贈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

司議行謚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旣成遂爲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廕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二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已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

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
初公爲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
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
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
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成命未
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
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
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
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
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
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
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旣就進

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
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
地惟沃饒菽粟易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
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
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
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
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
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
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
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
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

司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日
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
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
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
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
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
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
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
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叅掌
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
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爲甚百姓轉
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

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於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之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俾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

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享廟食于
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
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
斯又至誠之感爲不誣矣然二帥旣歿累公左遷戶部
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
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
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
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
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鄧浸淫汝
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
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
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入冗宜遣使擇去以

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
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
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
其沈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
性恭和有風鑒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
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
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
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
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
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
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
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

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
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
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
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
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
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其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
以公善狀求爲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
爲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
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
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
舊栢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
銘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
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
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
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
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
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
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
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

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
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
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
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
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
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
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
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
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
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

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

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
羌羗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
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
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
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
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疆自處未
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
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
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
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
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楚而

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
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
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
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
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悵咸股慄
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
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
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
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
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
羌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
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

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疆梗在原爲孽寔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人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

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

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
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
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
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䟽用數邑力
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
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
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
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
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
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
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
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
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
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
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
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
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
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
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

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
由直伸還自瘡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
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
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
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爲人及君歷濰連秦三州從事
在秦日予爲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
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
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

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爲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暨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旣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旣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

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爲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爲三
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
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
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
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
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
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
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
奏言今旣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
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
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

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荒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旣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爲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贈賻禮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終泣而誅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

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喬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爲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雪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

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第起居舍人洙次爲之記
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詩歌于其上予又爲之記君
樂於爲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
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
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爲臣不易名以
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
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
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

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旣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

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
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
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陝西因表薦之除試
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
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
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
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
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戩顧京
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畧
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
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
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

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
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
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
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
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
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
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君子之道耻於
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
柰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其孔子之門則當
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
禮部侍郎父諱似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祿少
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
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
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
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
朝廷錄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
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
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
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
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
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

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
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
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
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予予天禧初爲譙之從
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
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
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旣祿仕
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
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
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爲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
天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爲多焉小人之爲
不善也必懼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

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
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柰何如川之去兮無
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爲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爲處
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
爲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
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
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
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
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

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爲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爲城用甃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甃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

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饑者獲
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
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
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
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爲解其仇
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
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爲遂請老朝廷
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
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
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爲雞
黍之具故貧而常樂觀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
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

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泂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

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爲家棟梁兄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1234567890

開化圖書館

Kaifu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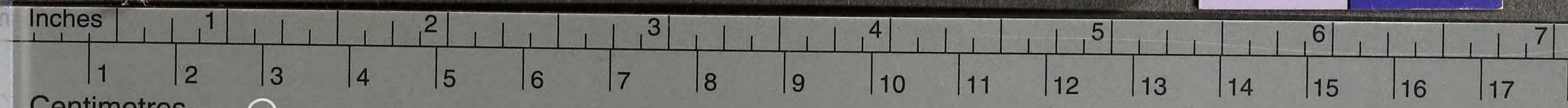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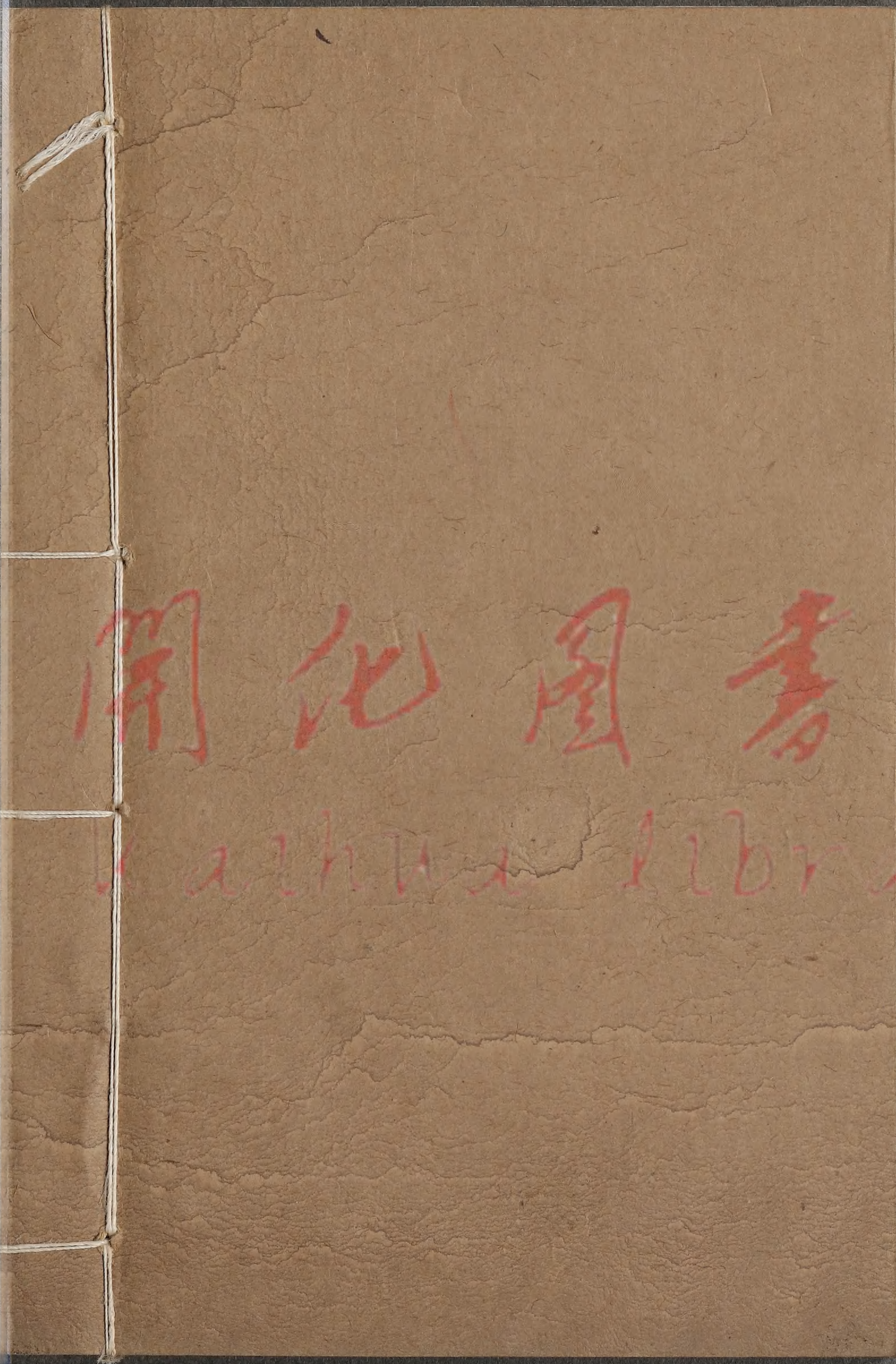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范文正公集 三

開化圖書館
Ka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